

泉州历史文化中心丛书

李玉昆 著

李玉昆文史类稿

泉州历史文化中心 编
闽南文化出版社

泉州历史文化中心丛书

李玉昆 著

李玉昆文史类稿

泉州历史文化中心 编
闽南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李玉昆文史类稿 李玉昆著
闽南文化出版社, 2017.4
(泉州历史文化中心丛书)

书 名 李玉昆文史类稿
编 辑 泉州历史文化中心
责任编辑 陈意忠
装帧设计 吴永安
出 版 闽南文化出版社出版
(香港北角英皇道388号北港商业大厦16楼A座)

开本 787×1092 22.5印张 355千字
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国际统一书号 ISBN 978-988-7753-87-2
定价 港币 100元

如发生印刷、装帧质量问题,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联系电话: 852-25108628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从清源山碑铭看泉州多元宗教文化的和谐共处 | (1) |
| 泉州寺庙奉祀神祇与泉州多元宗教文化 | (12) |
| 祷雨：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和官民关系的祭祀活动 | (22) |
| 道教神仙信仰在泉州 | (32) |
| 玄天上帝信仰在泉州 | (38) |
| 泉州城隍信仰研究 | (47) |
| 福建晋江草庵摩尼教遗址 | (55) |
| 福建佛教民间俗神僧伽信仰 | (62) |
| 敦煌遗书《泉州千佛新著诸祖师颂》研究 | (74) |
| 《祖堂集》——我国现存最早的灯录 | (84) |
| 宋泉州开元寺僧妙湛致高丽僧统义天的一封信 | (94) |
| 读《福建佛教史》(泉州部分)札记 | (100) |
| 泉州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及其史料价值 | (108) |
| 亦黑迷失与《一百大寺看经记》 | (117) |
| 泉州密宗文物史迹 | (124) |
| 僧侣在宋代泉州造桥活动中所起的作用 | (133) |
| 泉州开元寺“天竺讲僧”天锡非天竺籍 | (139) |
| 李贽的佛学思想 | (141) |
| 泉州民间信仰对和谐社会建设的作用 | (149) |
| 泉州抗倭斗争与民间信仰 | (159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略论海神通远王信仰 | (170) |
| 略论妈祖文化的形成及其特色 | (186) |
| 郑和下西洋与天妃 | (197) |
| 略论闽台的清水祖师信仰 | (201) |
| 广泽尊王信仰及其传播 | (210) |
| 略论闽台的王爷信仰 | (219) |
| 青山王信仰与移民神祇 | (228) |
| 海峡两岸的关帝信仰 | (237) |
| 中华狮文化与泉州的狮子崇拜 | (248) |
| 泉州桥文化 | (257) |
| 试论泉州历史上的械斗 | (266) |
| 埭埔女服饰探源 | (276) |
| 泉州古代石刻工匠 | (281) |
| 泉州古代木雕与刻工 | (293) |
| 泉州府文庙名宦祠与名宦专祠 | (304) |
| 曹士桂《宦海日记》及其史料价值 | (315) |
| 李贽与泉州士大夫交游考 | (324) |
| 陈泗东先生对泉州文史研究的贡献 | (340) |
| 后记 | (351) |

从清源山碑铭看泉州多元宗教文化的和谐共处

清源山，又名泉山、北山，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。清源山开发于秦代，兴盛于宋元。经历代开发，有大量的儒、释、道、民间信仰、伊斯兰教、摩尼教等宗教文化遗存及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。下面从碑铭谈谈泉州多元宗教文化的和谐共处。

一、从《重建清源纯阳洞记》看元代泉州佛教、道教、伊斯兰教和睦共处

纯阳洞，亦名清源洞，奉祀宋裴思休道人。裴思休，宋绍兴中（1131—1162年）自江东来泉州，经常带着通草花，行歌于市曰：“好酒吃三杯，好花插一枝，思量今古事，安乐是便宜”，后坐化于清源洞，人们将其遗体用泥土塑像奉祀。后岩废，元至元十八年（1281年），僧法县复之。大德五年（1301年），僧一聪新之。元统二年（1334年），僧契因又修。明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年）詹仰庇重修。清顺治十六年（1659年），泉州同知彭清典又修，康熙十八年（1679年），平闽大帅觉罗霍拓修裴仙像。释用平撰《重建清源纯阳洞记》，记元代重建纯阳洞事。

《记》云：至元十八年，四松僧法县谋兴复，“适心泉蒲公同其弟海云平章，协力捐财以资之，规制比于曩时，无虑千百”。其后21年，法县高弟一聪奋肯构之志，勤勤弗怠，越数祀而殿宇辄一新，“复得信斋万户孙公、心泉之孙一卿蒲公，相与辑事，故能若是。”

蒲心泉，即蒲寿晟，号心泉，南宋咸淳七年（1271年）任梅州知州，有惠

政。蒲海云平章，即蒲寿庚，号海云，前至元二十一年（1284年）任福建平章政事。蒲一卿，即蒲仲昭，蒲寿晟孙。信斋万户孙公，即孙天有，大德年间任万户。释法昙，号石门，住山30余年，足不越限，行苦业白，是位有道高僧，重建纯阳洞，規制超过曩时。其高徒一聪，晋江人，重修纯阳洞殿宇，蒔松杉数万本，绕石塘二千余丈，以防野火，开新田以为蒸尝。契因，法昙之徒，主纯阳洞事，撤修佛仙二殿，重新门楼。

纯阳洞奉祀道教裴真人，元代佛教僧侣、伊斯兰教徒、官员等多次协力重修，可见元代泉州多元宗教和睦共处。

伊斯兰教为外来宗教，必须与中国文化相结合才能生存发展。伊斯兰教在唐初传入中国，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，对其他宗教不排斥。唐宋时，中国穆斯林中不少人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并卓有成就。入元以后，伊斯兰教中国化日益明显，普遍接受汉文化，姓氏、语言，开始汉化，以中国儒学作为教育内容，用儒家学说来诠释伊斯兰教教义。

元代泉州佛教、道教合流。“天下山川岩洞幽胜之处，必仙佛所庐。佛或因仙而居，仙或因佛而显，乃相与成物外之风致也。”

元代，泉州伊斯兰教信仰者与佛教信仰者和睦相处，有的联姻。泉州承天寺元代石炉铭文“泉州孙府前保信士蒲力目，偕室李二娘仔，与十方檀信，同发诚心，共成佛果，喜舍朝天炉，入于灵应禅寺，永充供养，祈求现世康安，预布来生福果者。时大元至正丁未年四月吉日。化主实祐，住山实和敬题。”

蒲力目应系蕃客或土生蕃客，或许是居住在泉州的阿拉伯海商集团蒲寿庚家族的后代，应信奉伊斯兰教，其妻室李二娘仔系信奉佛教者。他们捐朝天炉入灵应寺的目的是“祈求现世康安，预布来生福果。”

元代，佛教、伊斯兰教信仰者、官员等共同修建奉祀道教神祇的纯阳洞，说明当时泉州多元宗教和睦共处。

二、《蔡真人诰碑》与儒道关系

宋以后，出现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社会风气，儒学在北宋出现融合释道的新儒学，即理学。儒家倡导的尊天敬祖以及阐发伦理纲常的道德观念为道教所吸收，佛教的某些思想也为道教所吸收。宋朝大肆追封历史人物、高道名僧，建庙赐额，赐封号。崇宁中（1102—1106年），封蔡如金虚应先生，绍兴九年（1139年）封冲应真人，绍兴二十三年加封善利，乾道三年（1167年）又加灵济，嘉定十一年（1218年）加昭博之号，为八字真人。

清源山紫泽洞，唐道士蔡如金修道处。蔡如金，又名南玉，字叔宝，其先会稽人，为晋朝司徒蔡谟之后。其祖父蔡夔，任岭南节度使，唐永徽初年回家，路过泉州，卒葬南安。蔡家遂居南安，后以荫入仕，为金部员外郎，守太原，有惠政。晚年弃官归隐泉州紫极宫精思院，以方技济人。后又炼丹于清源山紫泽洞，卒后，人们建紫极宫奉祀，宋郡守真德秀祷雨有验。

真德秀，宋代著名理学家，嘉定十至十二年（1217—1219年），绍定五至六年（1232—1233年）两知泉州。他为官清廉，关心民瘼，嘉定十年夏五月，往清源山紫泽洞向蔡真人祷雨，是年冬旱，又往祷雨，均灵验，撰《蔡真人诰碑》。碑铭云：“前世人主崇尚道家神仙之说者，大抵以希长年，祈福应，往往受欺方士，为百代嗤。惟我圣朝，受天眷命，以作神主。凡老氏、浮屠氏与山川祠庙之灵，惟能时雨暘，弭灾沴，有功于人者，乃始赐号名秩祀典。否则虽奇怪诡特，有不与焉。盖志在斯民，而不自为，此其所以夸绝前代也。”

真德秀以地方官和理学家的立场，认为宋朝统治者对能时雨暘，弭灾沴，有功于人的老氏、浮屠氏及山川祠庙之灵，即儒释道和民间信仰的神祇，赐名号、秩祀典，是“志在斯民，而在自为，此其所以夸绝前代也。”事实上，历代统治阶级都借用神的力量来调整与人民的关系，藉以巩固其统治。

三、龟山寺——民间信仰与儒家祖先崇拜共祀

《龟山寺碑记》云：

出北门二里许，有寺名曰龟山，中奉陶贾人。陶有德于泉，（见泉志古迹），故泉人祀之。年久寺倾，仅存荒地。郡长者曾邦庆敦乡都父老之请，捐数百缗重建。未几，其子智远、德远、日新，孙道升复购田，延僧良云住持，斯寺俾勿坏。以亲藏迹兹寺，一报先一祀神也。雍正九年菊秋落成，余游履适过，因记其事，使登览者有所考云。三山林士秀谨记。

据《泉州府志》记载：龟山寺奉祀陶贾人，唐时来自江介，行贾闽广间，值岁恒暘。一日晨起，遇异头怪面二人，怪其不类，诘而问之，至于再三。二人云：恭受帝命，兹土合灾。吾挈囊药分投众井，俾饮且食，咸毕其命。陶大惊怖，郡人何罪，帝必不尔。二人相顾微哂。陶复诘问：何物疢毒，能毕人命，试解尔装，俾我别识。二人解示，陶奋袖夺啖，云：我代此土生灵，若弟休矣。陶立化，郡人争异法身供养于郡街左棠伞庙。后郡人又创庙于清源山龟岩。^①

陶贾人夺啖毒药，解救泉州人民灾厄，郡人异法身供奉于棠伞庙，后又创庙于清源山龟岩，香火不衰，其庙历代均有修缮。清雍正九年（1731年），曾邦庆捐资重建龟山寺。其子智远、德远、日新，孙道升购田为寺产，延请僧良云住持。龟山寺藏有曾氏亲人灵位，此举乃“一报先一祀神”。

将祖先牌位供奉于寺庙，使寺庙与家祠结合起来，将祖先崇拜和神灵崇拜相结合。

祖先崇拜是一种血缘亲属支配下的宗教活动。古人认为灵魂是不灭的，佛教传入中国以后，灵魂不灭说与因果报应，轮回转生观念相结合，认为只要生前做善事，死后灵魂可升天为菩萨或重新转生为人；如生前做恶事，会转化为牲畜，甚至下地狱。为了使死者能转生为菩萨，请人念经超度，或举行水陆法会，为一切水陆生物供养斋食，诵经礼忏，以追荐亡灵。

人们认为，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死后仍然会保护自己，后人对祖先的鬼

魂有祭祀的义务。祭祀祖先的功能：一是可以满足子孙思慕之情，《荀子·礼论》曰：“祭者，志思慕之情也。忠信爱敬之至矣，礼节文貌之盛矣。苟非圣人，莫之能知也。圣人明知之，士君子安行之，官人以为守，百姓以成俗。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，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”；二是可以实现子孙报本反始的回馈心意，满足报恩的心理需求。《诗经·小雅·蓼莪》云：“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蒿；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。……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。拊我畜我，长我育我。顾我复我，出入复我。欲报之德，昊天罔极。”《礼记·郊特牲》云：“万物本乎天，人本乎祖，此所以配上帝也。郊之祭也，大报本反始也。”祭祀祖先，可以表达报恩情怀；三是具有振族收宗，团结族人，认识家国历史，爱国爱家的情感。^②

曾邦庆重建龟山寺，其子孙购寺田，延请僧人住持龟山寺，将报答祖先和祭祀神灵结合起来。

四、接待庵与寺院的社会化

元延祐三年（1316年），亦黑迷失为祝愿今上皇帝圣寿万安，皇太后、皇后齐年，太子千秋，诸王文武官僚同增禄位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佛日增辉，法轮常转，向全国一百大寺各施中统钞一百定，年收息钞，轮月看转三乘圣教一藏。其余寺院、庵堂，接待庵，或捨田施钞看念四大部、华严、法华等经及点供佛长明灯。并在泉州、莆田等地立《一百大寺看经记》。一百大寺中，泉州路共17所，其中招福寺即清源山的招庆福先寺；看四大部经的有泉州清源洞；接待往来僧俗的有清源山楞伽接待庵、清源山齐云洞；点长明灯的有泉州清源洞。

佛教持钵云游四方的僧侣，所至寺院可挂单住宿。这种寺院接纳客僧的制度扩大到民间，对有缘来寺的俗客也予接纳住宿，寺院衍生新的社会功能——停客。

唐朝中期，许多行客寄住寺院。施肩吾《安吉天宁寺闻磬》诗，“玉磬敲

时清夜分，老龙吟断楚天云。邻房逢见广州客，曾向罗浮山里闻”。施肩吾住浙江湖州安吉天宁寺，见到来自广东的客人。^③

宋元时期，商品经济发展，出现兼有寺院和旅店两种功能的接待庵，分布于从山间到城乡的交通要冲。从简单的草庵到完备的寺院规模大小不一，由僧俗参与修建，由僧人住持，僧俗皆可住宿，提供食宿。同时进行桥梁管理、医疗、收容客死等社会事业，拥有寺田等独立的经济基础。^④寺院从封闭式走向社会化。

泉州的接待庵也具有以上的特点。永春丛桂庵，在贵格岭。“庵去州城十里，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。虽湫隘之区，寔辐辏之场，上通省垣，下连泉郡。官商往来，乐于庵中小憩焉。溯我始祖芳公建庵之意，虽为口奉神明地，亦以便长途避风雨，息轮蹄，其利济行人者不口。”^⑤

石狮祥芝金沙接待庵，元延祐二年（1315年）建。建庵前，这里“寒暑之月，湮雨朝昏之际，往来者怅怅然无所依归，过此者惊惶疾走”。庵建成后，“四方行者，优游自在，畏日如火，可以取凉；朔风惊沙，可以取懊；饥者得食，渴者得息，倦者得休”。拨田50石，以入庵门，“使泰辈得以有所养，而汤水之供不至匮乏。”^⑥

南安金鸡桥，宋宣和间（1119—1125年），邑人江常谨始建浮桥，嘉定间（1208—1224年）僧守静创石墩，架木桥，覆以亭屋，后圯于水，僧惠魁重修。建桥时，桥南建接待庵，奉观音菩萨，又可憩行人；桥北建庵奉真武大帝。明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年），蒋如京修金鸡桥时，重修南北二庵，“庵各立守规人”。上津李逸吉捐俸24两，买延福、报亲二寺田各12亩以食之，给之券”。^⑦

清源山楞伽接待庵、齐云洞接待庵也是官商往来休憩之所。

五、僧俗共修寺院与多元宗教的和谐

宋元以后，泉州许多寺院由僧俗共修，檀越施主多为官吏、士大夫、清信士，他们或捐俸捐资，或捐木瓦等，僧侣募众缘共修。修建工程由僧俗合力经

营。地方官员不仅捐俸倡缘修建寺院，还帮助寺僧清查被豪右侵夺和佃户隐匿的寺田。僧人为了报答为寺院做出贡献的施主林胤昌和汪道亨，建素庵檀越祠、汪公祠等。

明洪武六年（1373年）春，四松寺僧法义、兴弟、善庆，“谋诸檀度，合力经营”修巢云岩，阅十寒暑，至洪武十五年四月“乃完大抵”。默默野人撰《巢云岩记》云：“斯岩之兴，得泉城汝南袁公、四松□亭闻公捐资首倡，终始其役，则议□伯仲也。”此次修巢云岩，由寺僧法义、兴弟、善庆与袁公、闻公、议口伯仲“合力经营”。

元至顺三年（1332年）（罪山《南台室禅关开山记》作天历壬申，误），僧白云，茅居修行南台室。明正统年间（1436—1449年），僧明善、敏殷等继住，重盖瓦室。成化十三年（1477年）夏，前任都纲迪庵禧捐舍衣钵，谨募众缘，建禅关一座五间，小楼一所以安僧。重修佛殿、僧堂、饭堂、溷所，造本行觉心塔一座。参加修建的有僧人和俗家弟子清信士。僧人包括主缘行最、行宁、行官、福奇；督工敏殷、志德、福温、福宾、福妙、禅衲如渊、志心、圆洲、戒璇、福璘、戒行、德证、慈宽、净缘、克宾，室主福瑶。清信士丘克镜、蔡道源、王启鸿、李道修、高道固、陈敬恩。释罪山撰《南台室禅关开山记》，住山福瑶立石。

狮子岩，宋淳祐间（1241—1252年）释如意建，屡兴废。明成化十九年（1483年）春，都掌教惠禧偕默传心游兹，遂发兴复念，罄衣钵以图之，“城西何母张氏，捐木瓦以相其成”。进士户部员外郎傅凯撰《重修狮子岩记》。

释圆晖《修瑞像、碧霄岩记》云：住持圆晖，誓愿鼎新碧霄，几度改作，方就结构，二洞栋宇，各焕旧观，“实藉大檀越随喜”。

官吏、士大夫参与寺院修建，为寺院清查寺田。

明嘉靖元年（1522年），顾珀致仕归，见泰嘉岩破宇颓垣，仅存一二，余皆莽为邱墟矣。遂捐资鸠众，市财庀工，修饬殿宇五间，构廊八间等，适有四川副使之命，促迫就道，功未及完也。嘉靖十三年，顾珀又以户部侍郎请归，十四年，复建前堂五间。顾珀撰《泰嘉岩记》记其事。

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年），泉州知府汪道亨重修清源洞，委托詹仰宪负责。仰宪“校计缮修之费，则自以其力虑财鳩佣，乃徐按助役藉继焉”。泉州百姓于清源洞建汪公祠祀之。郭惟贤撰《重修清源上洞记》。

崇祯四年（1631年）春，林胤昌筑舟峰“纶恩”、“雷荐”二亭；六年秋筑南台“禴云”、“访贤”二亭；十年，与翰林院编修蒋德璟、兵科给事中蒋德瑗建西洞天，为堂一，为寝三、为护屋四。十三年，与泉州太守孙朝让、推官区联芳、晋江知县戈简，捐俸重建“偕乐亭”，旧用瓦木，今易以石，其余若殿、若岩、若阁，皆以次修建，顿成美观。

清彭清典《重修裴岩记》云：昔宋裴道人成真于此，就洞祀之。……里人有祷辄应……泉钜公辈出，科名甲海内，实此山钟秀。所谓有仙则灵，诎非明验欤！顺治十六年（1659年），彭清典兹移守中州，乃疏倡缘修，“僚友乡衮同心应者，各随愿力，而余捐俸卒業焉”。

士大夫为修建寺院出钱出力，僧人为报答他们，为之建檀越祠。

檀越，是指向寺院施舍财物、饮食的世俗信徒。林素庵即林胤昌重修清源山岩洞做出贡献，洞僧道昭建素庵檀越祠，请周廷鑑作《素庵檀越记》。

寺田是寺院维持生计的主要收入，寺田有的被豪右侵夺，有的被佃户隐匿，地方官帮助寺僧追回。

林胤昌“为西洞天长久之计，核廉开元寺租被佃隐匿者五十余亩，概充西洞天修葺诸费”。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年）泉州知府汪道亨重修清源洞，詹仰宪“后图乃案征石，得其疆亩，复诸豪右并兼者十六，而以己贖偿诸缙绅而归者十四。又为上状中丞台，去其征饷以固僧志，而后送迎扫除之役，僧得稍取洽其中，斯亦勤矣”。

从僧俗共修寺院，官员清查被侵夺或隐匿的寺田等，可以说明泉州的儒教，佛教等能和谐相处。

六、儒释道教徒用莲社故事同游紫泽洞

南宋嘉熙四年（1240年）十月，衡阳赵楷邀儒释道三教徒同游紫泽洞。受邀者18人，不至者3人，参加集会者15人，其中5僧1羽士，其余9人为儒士，泉州7人，“其人大半无可考”。撰写碑铭者刘用行，字圣舆，晋江人。嘉定元年进士，历官潮州、赣州知州，著有《北山漫游》，故自称北山老人。

他们所游的紫泽洞为清源山著名道观，唐蔡如金、五代谭峭，修道于此，后祀明董伯华。

赵楷“用晋人莲社故事，约道友游紫泽洞”。东晋名僧慧远至浔阳（今九江），见庐山清净秀丽，足以念心，遂定居庐山。江州刺史桓伊为他更建东林寺，慧远住庐山30余年，“影不出山，迹不入俗”。元兴元年（402年），在慧远的倡导下，与缙素123人，于庐山般若精舍阿弥陀像前建斋，立誓共登西方神界，史称这次集结为“白莲社”或“莲社”。

慧远以佛学为主，熔佛、儒、玄三学为一，将佛教同儒家的政治伦理和道家的出世哲学协调起来。宋代净土信仰发展，以净土念佛活动的法会纷纷创立，参加者包括佛教的净土宗、天台宗、禅宗、律宗等，俗家弟子有普通民众，也有官僚士大夫，其中官僚士大夫起骨干作用。宋代三教合一的思想相当普遍，所以赵楷会以“莲社故事”约儒、释、道三教徒游紫泽洞。《游紫泽洞碑记》如下：

游紫泽洞碑记

嘉熙庚子良月中浣后二日，衡阳赵楷用晋人莲社故事，约道友游紫泽洞。先集者建安真直道、吾里赵彦琬、赵思斋、陈涣发、柳鼎新、赵达夫、霁夫；释汝明、王昭、法定、本洪、守真；羽士朱永。不至者江庆子、吕圭、陈桂。一时久旱忽雨，物情昭苏，尤于麦宜。乃登喜雨轩，分俦序齿，陈果茗，款觞咏。虽腾焱风号寒，飞溜溅滑，曾莫沮其清欢也。北山老人刘用行未至。因纪岁月于苍壁。

七、清源山书院、祠堂与佛教、儒教

清源山有许多书院、读书室、乡贤祠、宗祠等，与佛教、儒教关系密切。

书院是士子读书、修行、讲学、吟咏、著述、休憩和崇礼先圣先贤的场所，一般选择在“去城市之喧嚣，专有泉石之佳致”的地方。清源山的寺院风景优美，正是士子读书的好地方。

清源山大休岩，唐欧阳詹、林蕴、林藻读书于此，后人名欧阳洞。明成化间（1465—1487年），盐运司判官张庸于石室旁另建一室奉祀欧阳詹。嘉靖、万历年间，欧阳詹裔孙深，深子模，先后重建，称欧阳书院，为当时泉州四大书院之一。

唐人陈嘏读书于梅岩，开成三年（838年）中进士，以词赋擅时名，尤工篆隶。

镜山书院，在赐恩岩镜山岩，明史学家何乔远隐居著书处。以石如镜，何乔远自号镜山，何著文集名《镜山全集》。

百丈坪遵岩，明嘉靖进士王慎中读书岩中。王慎中号遵岩，即以其所居为号，其所著文集称《遵岩集》。

新山书院在泰嘉岩，明户部侍郎顾珀读书于此。嘉靖元年（1522年）顾珀辞官还乡，筑隐是岩。

巢云书院在巢云岩，明隆庆三年（1569年），监察御史詹仰庇遭贬，归隐兹岩。郡守朱炳如、同知丁一中、推官李涛捐己资建巢云书院，兵宪乔懋敬施地岩僧，詹仰庇在此隐居20多年。詹仰庇去世后，其子洪鼎，长定卿重修书院，奉詹仰庇神主祠于其中。

祠堂是纪念和奉祀祖先、先贤、名宦、忠义、孝悌、节孝等神灵的地方，有名贤祠、乡贤祠、名宦祠、忠义孝悌祠和家族祠堂等，以表彰他们对地方和家族的贡献。入名宦祠、乡贤祠者，必须符合儒家的伦理道德，宋人黄灏云：立祠于学者，不以功德名位，诸不在文艺之科者不在列；不知君臣、父子、夫

妇、朋友之义者不在列；不知正心、诚意、修身、慎独之学者不在列。^⑧就是说，人名宦祠者能实践“民本”、“仁政”的治国理念，清正廉洁；入乡贤祠者，能实践儒家的为人准则，热爱公益事业。

清源山三公祠，乾隆四十四年（1779年），晋江知县王隽修清源上洞，在观空楼上奉祀韩琦、蔡清，嘉庆二十一年（1816年），增祀乡贤顾珀，称三公祠。韩琦、顾珀为清源山神降生，蔡清中解元时，清源山“三日作玉磬鸣”，故祠之。

叶郎中祠，在清源下洞，祀宋知州叶廷珪。汪公祠，在清源下洞，祀明郡守汪道亨。叶公祠，在赐恩岩，祀清晋江知县叶祖烈。

许氏宗祠，又称唐刺史许君苗先生祠，在赐恩岩，许氏族人为纪念先祖唐刺史许稷，以“崇君恩，垂勿替”而建。

注释：

①乾隆《泉州府志》卷16，《坛庙寺观》。

②台湾新竹社会教育馆印行：《台湾民间祭祀礼仪》1995年版。

③张弓：《汉唐佛寺文化史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，第1023页。

④石川重雄：《宋元时代漳州的开发与寺僧》，《陈元光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》，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440页。

⑤《重修丛桂庵并东山宫记》，郑振满、丁荷生编纂：《福建宗教碑铭汇编》（泉州分册·中）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894页。

⑥《金沙接待庵记》，《芝山刘氏宗谱》。

⑦蒋如京：《崇禎庚午重修金鸡桥记》，陈国仕辑：《丰州集稿》卷9。

⑧道光《晋江县志》卷14，《学校志》。

（原载《泉州师范学院学报》2013年第1期）

泉州寺庙奉祀神祇与泉州多元宗教文化

寺庙奉祀的神祇反映宗教信仰的信仰，泉州寺庙奉祀的神祇多元化，如佛教寺院除奉祀佛、菩萨外，也奉祀玄天上帝、关帝、文昌帝君、通远王、广泽尊王、忠显王、保生大帝、三夫人，还建报德祠、节孝祠、名宦禄位等；道教的元妙观奉祀道教神祇外，也奉祀萧太傅、天上圣母、广圣尊王；城隍庙奉祀天上圣母、广泽尊王、灵安王、田都元帅、嘉应侯、观音、文武尊王；东岳庙奉祀佛、观音菩萨、关帝、真武大帝；妈祖庙奉祀的神祇庞杂，包括北斗星君、玄天上帝、雷声普化天尊、雷部毕元帅、王灵官、水德星君、福佑帝君（通远王）、四海龙王、文昌帝君、吕仙公、裴仙公、李仙公、九仙祖、中坛元帅（太子爷）、文武尊王、临水夫人、七娘夫人、鄞仙姑、田都元帅（相公爷）、土地公、福祿寿星、广泽尊王、清水祖师、法主公、纪、苏、唐、温、李、池、吴、朱、范及诸元帅王爷等；佛教寺院、城隍庙内建朱子祠奉祀朱熹；有的寺庙为祝圣习仪，宣讲乡约之所等，反映泉州儒释道、民间信仰等多种宗教和谐共处。

一、元妙观奉祀的神祇

元妙观为道教宫观，主要奉祀玉清元始天尊、上清灵宝天尊、太清道德天尊、玉皇大帝、紫微星君、北斗星君、南斗星君、衡文帝君（关帝）、梓潼帝君、孚佑帝君、六十甲子星宿神等，也奉祀萧太傅、天上圣母、关帝、康王、广圣尊王。